

刘壘诗学思想初探

张红, 饶毅

(湖南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6; 岳麓书社, 湖南长沙, 410006)

摘要:元代诗学主潮为“举世宗唐”,江西诗论家却是其中颇为特殊的一支,他们上承江西统系,探索唐、宋诗之渊承,成为“宗唐得古”思潮下较温和的“折衷唐宋”派,刘壘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刘壘的诗学思想有两大关键:一是“折衷唐宋”,二是以“四层次”论诗,其诗学思想受陆九渊心学影响颇深。

关键词:刘壘;诗学;宗唐得古;折衷唐宋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6)03-0357-04

有元一代,“宗唐得古”为其诗学主潮,“一以唐为宗,而趋于雅,推一代之极盛。”^[1]“自南渡后,诗学为盛,其格律精严,辞语清壮,度越前宋,直以唐人为指归。”^[2](卷四三·西岩赵君文集序)“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3](卷八·罗舜美诗序)取法唐诗,宗奉唐诗,成为元人最重要的诗学主张。从元初北方之郝经、王恽,南方之戴表元、仇远、赵孟頫,元中叶之虞、杨、范、揭,到元末之杨维桢、傅若金、顾瑛、倪瓒等,皆以唐为宗,“宗唐抑宋”贯穿着有元一代之始终。

江西诗论家却是这股大潮中较为特殊的一支,他们既有别于戴表元、仇远等人“尊唐黜宋”“崇唐抑宋”的激烈主张,同时,也有别于方回的一意护持江西门户,这些诗人上承江西统系,徘徊于唐、宋之间,探索二者之渊承、因革,欲以调合唐诗宋调,形成了“宗唐得古”思潮下较为温和的“折衷唐宋”派。这是江西诗坛之衍流余风与宗唐得古之时风相结合的产物。刘壘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①。

刘壘,字起潜,江西南丰人,研经究史,网罗百氏,宋末即以诗文名世,后为延平路教授,所著有《经说讲义》《水云村稿》《泯稿》《哀鉴》《英华录》《隐居通议》等。其论学,以悟为宗,尊陆九渊为正传;论诗则折衷唐宋,并上溯汉魏,直追风雅。顾易生等著《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中也论及此:“当时东南地区宗唐抑宋之风颇盛,而如方回者犹坚守宋江西派的门户,刘壘则折衷于其间。”^[4](975)其诗论颇具代表意义。

一、折衷唐宋

刘壘诗学思想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唐诗观念上,具体则落实在他的唐诗批评中。在《新编七言律诗序》中写道:

七言近体,肇基盛唐,应虞韶协汉律不传之妙,风韵掩映千古,花萼夹城。……意旨高骞,音节迢丽。宋三百年,理学接洙泗,文章追秦汉,视此若不屑为。然桃李春风,弓刀行色,犹堪并辔分镳。近世诗宗数大家,拔出风尘,各擅体致,皆自出机轴。则工古体有人,工绝句有人,而桂舟谿氏律体尤精,咸谓唐律中兴焉。

唐人七律,“风韵掩映千古,花萼夹城”,“意旨高骞,音节迢丽”,推为极至;宋代,虽有理学对诗赋之道深为“不屑”,但宋人七律,实堪“并辔分镳”,亦有擅场;当世,“诗宗数大家,拔出风尘,……咸谓唐律中兴焉”,可见对宋元之际的诗坛评价亦高。此文作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当时南北统一,文坛诗界逐步繁盛,宗唐之风亦日渐浓厚,诗人间多以学唐、得唐相标举,刘壘以“唐律中兴”相标榜,也多少反映出当时诗坛竞相摹唐之习。

作于同年的《新编绝句序》中,刘壘更充分地阐述了他的观念,其云:

唐人翻空幻奇,首变律绝,独步一时。广寒霓裳,节拍余韵,飘落人间,犹挟青冥浩邈之响。后世

收稿日期:2006-03-20

作者简介:张红(1969—),女,湖南湘潭人,湖南师范大学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诗学与文化。

乃以社鼓渔榔,欲追仙韵,千古吟魂,应为之窃笑矣。诗至于唐,光岳英灵之气为之汇聚,发为风雅,殆千年一瑞世。为律,为绝,又为五言绝,去唐愈远而光景如新。欧、苏、黄、陈诸大家,不以不古废其篇什品诣,殆未易言。世俗士下此数百级,乃或卑之。昔人天然秀发,得独自高。

这段话有三个要点:首先是极赞唐人律绝“翻空幻奇”“独步一时”,如“广寒霓裳”“飘落人间”。他称誉唐诗,与郝经、戴表元辈不尽相同,郝、戴好言唐诗之“正”,他则极言其“幻奇”,“广寒霓裳”,“青冥浩邈”,与后世犹仙凡相隔,可见他更关注于唐诗艺术精神的独特性。同时,与宋人独尊杜体、明人独尊盛唐皆有不同,他以“千年一瑞世”来推尊整个唐代,不甚过于分别,这在元代诗学批评中也是较具代表性的。其次是肯定宋诗的价值:“去唐愈远而光景如新,欧、苏、黄、陈诸大家,不以不古废其篇什品诣。”刘壘较为辩证地评价了宋诗在诗史上的地位,不同于方回对宋诗的一意苦心相护,也与当时南北一致的“黜宋”风气不尽相同。最后提出“天然秀发,得独自高”的艺术原则,以此融通唐宋,获得二者更本质的一致性。唐诗、宋调,并非情若冰炭,在体制、风格之外,刘壘欲寻找二者乃至一切艺术更本质的属性。似欲以此折衷、融通、超越唐宋,乃至古今。其云“天然秀发,得独自高”用心在此。综观刘壘其它一些诗论,大致而言,这种更为本质的艺术精神,一以天然为宗,一以性情为本,于此,则其诗论又有了性灵化的倾向。因而,他的诗学思路,渐为清晰,即:宗唐——折衷唐宋——标举性灵。“性灵”二字成为刘壘折衷唐宋、融通古今的一条门径。

元人宗唐,不甚分别唐诗各期,确切地说,是不分初、盛、中唐,对于晚唐诗多不屑,刘壘亦然。在《诗说》中,刘壘引人论诗语云:

问:“何以有盛唐、晚唐、江湖之分。”赵公曰:“此当以斤两论,如‘齐鲁青未了’,如‘乾坤绕汉宫’,如‘吴楚东南坼’,如‘天兵斩断青海戎,杀气南行动坤轴’……等句,是多少斤两?比‘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即轻重见矣。此盛唐、晚唐之分,江湖不必论也。”

元代,李白之地位,几与杜甫并尊。如郝经、刘因、戴表元、赵孟頫诸人,皆持此观点,然在江西诗人群中,虽对李白亦加赞赏,如刘壘曾作《题李翰林像》云:“锦袍玉色,神游八极,真昆阆蓬瀛中人。落月照梁,诚非虚语。醉眼一视,殊有傲睨万物态。”倾心之意,溢于言表。但是,杜甫不二之地位,并未撼动。

此为折衷唐宋者异于其他“宗唐”者。此从刘壘自叙少小学诗经历中,可见一斑:

翁曰:“君作丰,大合作颠诗一番,然后约而归之,正乃有长进。”(壘)问:“何谓颠诗?”曰:“若太白、长吉、卢全是已。”然性不喜此体,竟不果学。^{[5](卷一·诗说)}

又,刘壘在《许尹黄陈诗序》中引许尹之序,独尊杜甫之意亦甚鲜明,许曰:“曹、刘、沈、谢之诗,……可施之贵介公子,而不可用之黎庶”;“陶渊明、韦苏州之诗,寂寞枯槁,如丛兰幽桂,宜于山林而不可置于朝廷之上”;“李太白、王摩诘之诗,如乱云敷空,寒月照水,虽千变万化,而及物之功亦少”;“孟郊、贾岛之诗,酸寒俭陋”;“惟杜少陵之诗,出入古今,衣被天下,藹然有忠义之气,后之作者,未有加焉”。所举汉魏、唐诸诗人,虽各有胜场,但终有其弊,惟杜甫,衣被天下,千古独绝。刘壘称此序“深合绳尺”,“靡不的确”,可见也为同调。

以杜诗为唐诗冠冕,以黄诗为宋诗极至,取径杜、黄,则代表着唐宋之兼美。“其正派单传,上接《风》《雅》,下逮汉唐,宋惟涪翁,集厥大成,冠冕千古而渊深广博,自成一派。……学诗不以杜、黄为宗,岂所谓识其大者?”^{[5](卷五·禁题绝句序)}这些地方,刘壘与方回之论较为接近。但是,不同于方回之一意护法“江西”,刘壘颇不满于“江西”执守杜、黄之皮相,他评论晚唐与江西诗派云:“晚唐学杜不至,则曰:‘咏情性,写生态足矣。恋事适自缚,说理适自障。’江西学山谷不至,则曰:‘理路何可差,学力何可诿?宁拙毋弱,宁核毋疏。’”点评“江西”之陋,毫无回护之意。又云:“山谷负修能,倡古律,事宁核毋疏,意宁苦毋俗,句宁拙毋弱,一时号江西宗派。此犹佛氏之禅,医家之单方剂也。”^{[6](卷十)}言山谷创辟的独特诗风,为江西取法,终难免如“佛氏之禅,医家之单方剂”,落入偏锋。这些都能深中肯綮,切中其弊。

刘壘之折衷唐音宋调,还在于他努力探索历代诗歌之间更深层的“因”与“革”,而非简单的“是”与“非”,因而,更能辩证地评判其“得”与“失”。少去偏胜之习,多了融通之度、折衷之意。因而,他善用比较的眼光、辩证的态度来论诗。在《隐居通议》中刘壘论道:

少陵诗似《史记》,太白诗似《庄子》,不似而实似也;东坡诗似太白,黄、陈诗似少陵,似而又不似也。(卷六)

太白以天分驱学力,少陵以学力融天分;渊明俯太白而差婉,山谷跂子美而加严。(卷十)

唐自少陵外,大抵风兴工,江西作者大抵雅颂长。(卷十)

融骚、选、唐者半山,驾骚、选、唐者黄、陈,混骚选以汨唐者梅、欧、苏。(卷十)

从时间上打通汉魏、唐宋,从文体上不分诗、文,乃至经、史、子、集,皆纳入比较的范围,所以《四库全书总目》以“浩瀚流转”誉之^{[7](卷一六六)}。李、杜之争,唐、宋之争,为中国诗学史上之公案,刘勰能以较融通的眼光来看待,实为不易。“少陵似《史记》,太白似《庄子》”,揭示了杜诗、李诗作为两种美学风格的典型意义。“东坡诗似太白,黄、陈诗似少陵”,杜诗乃“唐中有宋”,苏诗乃“宋中有唐”,这里把唐诗向宋诗的转型看成一个动态的过程,体现了两种诗型的交互渗透。“唐、风、兴工;江西,雅、颂长”,以唐、宋并美,各传《诗经》之一端。与当时人仅把唐诗视为风骚之正脉颇为不同,对于唐诗重比兴、宋诗尚意趣的艺术特性有所揭示。又,刘勰以“骚”“选”“唐”为宋诗三大渊源,半山能“融”之,黄、陈能“驾”之,梅、欧、苏则“混”而“汨”于其中,这里推许宋诗之意更浓。这些结论皆本于其“宗唐”而不薄宋的立场。

二、诗之“四层次”

刘勰出入于唐、宋,于调和、折衷唐、宋,颇具苦心,在时人纷纷说此是彼非时,他则悉心探寻“唐中之宋”与“宋中之唐”,其结论或不免仅为一家之言,其态度则是融通的、辩证的,这一点与清人颇有接近处,在元人中实不多见。同时,刘勰在探寻了唐宋诗体制、风格等异同外,实欲寻求二者之间更本质、更深刻的一致性,即一切诗歌艺术最为根本的东西。因而,刘勰论诗遂有“四层次”之说。在《雪崖吟稿序》中,刘勰论道:

忆尝与君登峰远眺,竹树晚凉,星河夜横,君索予说诗,予为言杜、黄音响,又为言陶、柳风味,又为溯“江沱”“汝坟”之旧,《生民》、《瓜瓞》之遗,又为极论天地根原、生人性情。语未竟,君叹曰:“旨哉!敢不勉。”

这一段话实为刘勰论诗之核心,亦体现了当时较为风行的“宗唐得古”之诗学思路——由唐之体格,追汉魏之风骨,再由汉魏风骨,直溯风雅之遗旨。但刘勰不止于此,他由风雅之遗,最终归宿于天地根源、生人性情。因而,刘勰论诗实有“四层次”:第一层为“音响”,杜、黄为其极,则以唐、宋得之。此为格

律一层;第二层为“风味”,陶、柳最得风神,则以唐、汉魏晋宋而得之,此深入到意境一层;第三层为“风雅”境界,从诗三百,《六经》中涵濡,乃得本原之养,指诗人精神、人格、气质之获得;第四层为“天地”境界,指超越于古与今,超越于声律、辞章、风味,乃至风雅、六经,而具万古不移之永恒所在,此为天地之根源,而存于天地之根源者,惟“生人性情”。前三层为学,为涵养,由近及古,由浅入深;最后一层则为不学,为悟,为超越,为直见本心、性情处,为天、地、人相合相应处。既以“生人性情”为诗之极境,则门户之见、诗法之说在他眼里自落入下乘,而唐与宋亦有了沟通的甬道,一切艺术亦有了它不朽之根本。因有这第四层,刘勰之诗论遂有一定的性灵化色彩。

刘勰虽标举“生人性情”,但对第一层之格律,也颇重视。其云:“体物精切者,诗家一艺也。”^{[5](卷五·禁题绝句序)}又云:“盖必雄丽婉和,默合宫徵,始可言律,而又必以格律为主乃善。儗止以七字成句,两句作对便谓之诗,而重滞臃肿,不协格调,恐于律法未合也。”论黄载《斗蟆图》诗中亦称:“结句苦不紧峭,故不得卓然名世。”可见对格律之重视。在这一层,他甚为推崇唐人,言唐人“应虞韶、协汉律不传之妙”,“音节遒丽”云云,对宋诗中苏、黄等大家也多有称誉,屡屡称扬“少陵句法”“山谷句法”。但是,刘勰虽重“音响”,却能不泥于“音响”,不以“格”害“味”,云:“辞弥寡,意弥深,格弥严,味弥远。”^{[5](卷五·新编绝句序)}

对第二层之“风味”,亦多阐释,在《与赵仪可书》中特标“味胜”一语,且说明其境:“雍容委蛇,丰润畅达,……虽其奔逸超绝处,正如天骥繭云,横视无际,而归沉郁倡叹。”可见其言“味”偏于情味盎然、意境浑然者。刘勰最推崇者乃“晋宋风度”“汉魏气骨”。在《月厓吟月稿跋》中刘勰称道月厓君,“古体肖古,唐体逼唐,清丽圆活,言言冰雪”,“云行太虚”,“宛若晋宋间人”,“风韵如飞仙”,皆取其“风味”之长。其诗论中极重“诗味”,云:“味深以长,则骚坛百级,人人左次让先登矣”,评诗屡言“其味悠然以长”,“奇丽悲咤,趣味深长”,“殊有深味”。

对第三层之以六经为涵养,得风雅之正旨,刘勰亦屡屡言及。他认为,作诗当取六经子史精读之,则“韵度不俗”^{[8](卷七·跋石洲诗卷)}，“深严微婉,具有节度”^{[8](卷七·傅庭茂诗跋)}。他赏誉诗人庭茂,“诗和平酝酿,云闲霭润,……识雅人深致。评者俱谓乃祖通守公六义正传,流芳至此”^{[8](卷七·傅庭茂诗跋)}。刘勰甚重《六经》之涵养,在他看来,“士稟虚灵清贵之性,当务

高明光大之学”^[5] (卷十一·答友人论时文书),《六经》之文“俱出圣笔”,宜以为宗,调养性情,方能得诗之正旨。这些阐释,使刘壘之诗论,亦沾染了一些儒教正统色彩。

其重学、宗经、宗唐、得古融为一体,“汉魏风骨、晋宋风度、唐宋格法,当奄有以集大成”^[5] (卷五·雪崖吟稿序),且最终皆归宿于“生人性情”。则“由学而至于不学”,以包罗万象之心灵,独运灵思,超迈万有,直见本心。刘壘所言“天地境界”,即“性情境界”,是受到陆学之影响。陆九渊曾称:“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9] (卷三十五·语录下)以“性”合于“心”,做学问、做诗文惟求理会本心,直见本心,则通于天地。

刘壘受陆九渊影响颇深,他在《朱、陆合辙序》中云:“陆学主于超卓,直指本心。”在《象山语类题辞》中盛称陆九渊“先生直天人也”,“天高日精,千古独步”,《隐居通议》中还多处引陆九渊论诗之语,因而刘壘论诗之“四层次”,折衷唐宋,实沾染有较浓厚的心学色彩,这是元代江西诗人们的共通之处,欲超越于门户之见,唐宋之争,惟有寻求诗歌艺术更本质的一致性,因而,“天地性情”成为了他们论诗的指归,赵文之“人人有情性,则人人有诗”^[10] (卷一·萧汉杰青原樵唱序),刘将孙之“诗本出于情性,哀乐俯仰,各尽其兴”^[11] (卷九·本此诗序),吴澄“品之高,其机在我”^[12] (卷十三·孙静可诗序)皆由此而发。

注释:

① 元人“举世宗唐”大致有四种倾向:1) 宗唐而重教化,多为北方理学家、馆阁文臣,倡言“宗唐”,建立盛世诗风;2) 宗唐而重格调,多为居于东南江浙人文荟萃之域的正统文人,多从艺术角度,以唐诗正格,追汉魏古风,溯诗经正源;3) 折衷唐宋,多为江西文化圈中人,濡染江西文化较深,与江西诗派多有渊承关系;4) 宗唐而重性灵,初兴于元初遗民之中,至元末,世乱人浊,铁崖变体,玉山草堂,复倡性灵,对明代诗学思潮影响深远。详见拙著《元代唐诗学研究》(岳麓书社2006年版)。

参考文献:

[1] 顾嗣立. 寒厅诗话[A]. 清诗话[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3.

[2] 王恽. 秋涧先生大全集[M]. 四部丛刊本.

[3] 欧阳玄. 圭斋文集[M]. 四部丛刊本.

[4] 顾易生, 蒋凡, 刘明今. 宋金元文学批评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5] 刘壘. 水云村稿[M]. 四库全书本.

[6] 刘壘. 隐居通议[M]. 四库全书本.

[7] 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 北京:中华书局, 1997.

[8] 刘壘. 水云村泯稿[M]. 四库全书本.

[9] 陆九渊. 陆九渊集[M]. 四部丛刊本.

[10] 赵文. 青山集[M]. 四库全书本.

[11] 刘将孙. 养吾斋集[M]. 四库全书本.

[12] 吴澄. 吴文正集[M]. 四库全书本.

On Liu Xun's poetics

ZHANG Hong, RAO Yi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6, China;
Yue Lu Publishing Hous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6, China)

Abstract: “Holding in esteem for Tang's poets” was the mainstream of poetics of Yuan Dynasty. But the group of Jiang Xi poets was special, of which Liu Xun was one of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figures. The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 poets and Song poets, which called “Compromise Tang and Song”. Liu's viewpoints of poetics involved two aspects, one was “Compromise Tang's poets with Song's poets”, the other was “four levels of poetry”, which were deeply impacted by Liu Jiuyuan.

Key words: Liu Xun; poetics; holding in esteem for Tang's poets; compromising Tang's poets with Song's poets

[编辑:苏慧]